

《荧惑》写于2023年夏天。我听见了彼岸传来惊天的雷声，如同海啸般涌现。无数令人目不暇接的新事物，猝不及防扑面而来。发现自己站在一座断崖绝壁上，前无去处，后无退路。

细细察看，颤动的地面空无一物。它隐藏在人们看不见的暗处，或是邈远的星辰之间——那是未来，地球时间进程的终极海市。

未来似乎还远，未来尚未到达。但是未来已经来了。在未来，你将如何安置、安放自己的肉身以及灵魂？生存还是毁灭——又回到了四百年前哈姆雷特的焦虑。那些麻木的人，也许根本走不到未来，就被丢弃在尘埃之中。

幸好，文学适时而至。文学犹如飞升的天使，向无助的人类伸出援手，化身为人物故事细节，去想象、梳理、唤醒、探究其中的种种奥秘。文学似乎只剩下最后一项功能——艘搭载梦想通往未来的宇宙飞船。文学的本质到底是什么？按巴丢的

一朵正在点燃的火花

张抗战

说法，艺术是达到真理的过程。

“未来主义”产生于一百多年前的意大利，诗人马里内蒂在巴黎《费加罗报》上发表《未来主义的创立和宣言》。未来主义理论反映了当时意大利年轻艺术家要求创新的强烈愿望，倡导机器和技术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速度、力量、竞争。“宏伟的世界获得了一种新的美——速度美。”现代工业文明、科学技术使传统的时间与空间的观念完全为之改变。

关于《荧惑》的创作，仅仅是一次抛砖引玉，能不能因此产生一种“新未来主义”文学思潮？不确定。这次实验，试图以文学建立一座宇宙探测空间站，进行精神自我救赎！或许，使用“未来视野”一词更为妥帖？以“未来视野”反观逼仄的现实世界，竟是如此荒诞不堪。

据说，海量大数据将会自动生

成AI的智能顿悟，科学哲学将颠覆百年经典思想成果，为人类积极应对未来，创造更多的可能性。这是一个“力”的时代——引力、重力、破坏力、创造力、活力、算力……

“算力”是一种巨大的计算能力，绝不是往昔惯用的“算计”文化，以算力替代算计，预示新的天地来临？

科学救助人类也反噬人类！就像太阳系周围那圈无法冲破的火墙，无论如何挣扎，终局仍在原地。然而，这并不意味人类应该退回蛮荒时代。既然那些愚昧的人群从来都缺乏自我意识，又何苦担忧AI形成自我意识？

《北极光》写于1980年，距今已有45年，本人仍在苦苦追求人生的意义——在未知的黑暗中，寻觅光的力量，这就是意义所在？

在未来，飞往火星、太空的星舰均可回收，那么，不妨以文学开凿一条时光隧道，为地球的碳基生命准备往返车票？21世纪20年代，一朵未来的文学火花，正在点燃。悄无声息。

前些日子，我和妻子去澳大利亚旅游。正在那里留学的女儿说，她来做旅游攻略，不走寻常路，保证让我们满意。女儿学的是艺术，喜欢人文历史游，她的承诺，我们自然同意。于是，在二十多天时间里，我们跟着她，参访了不少古宅、庄园、城堡、监狱和厂房等历史遗迹。其中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，是帕罗尼拉公园。

帕罗尼拉公园又称帕罗尼拉城堡，位于昆士兰州北部凯恩斯附近的一处热带雨林，这里草木繁盛、风光奇幻，城堡建筑别具一格。这座城堡公园有一个别称，名为“天空之城”。据说，宫崎骏的动画电影《天空之城》中，少女希达和少年帕鲁追寻的“天空之城”拉普达，就是以这座公园里的城堡为原型的。

上世纪初，西班牙人荷西·帕罗尼拉来到澳洲，通过种植甘蔗发家后，在此建造城堡公园。城堡的建造，来自荷西儿时的梦：因为听外婆讲过不少城堡故事，便立志长大后要建一座城堡——对我来说，这样的梦似曾相识，不少经典建筑，好像都与“梦”有关（如上海的马勒别墅），也不知是真是假。

1929年，荷西花了120英镑，在美纳溪畔买下一块13英亩的地，开始建造城堡公园。他用废弃的铁轨做支撑、用湖底的砂砾做材料……历时六年，终于建成。在城堡内，有宴会厅、野餐区、观景露台、网球场和博物馆等空间。其中的宴会厅，可容纳上百人宴饮、跳舞、看电影。厅内天花板上，曾悬挂有一只旋转球，上嵌1270块镜片，灯光投射在球上，四壁光怪陆离、富丽堂皇。城堡公园建成后，宾客云集，成为北昆士兰重要的社交场所。

然而，好景不长。1946年，当地发生洪灾，城堡公园变成一片汪洋，荷西欲哭无泪。两年以后，荷西去世，由其妻儿勉力经营公园。至1977年，因经营不善，家族被迫出售土地。1979年，这里又遭遇一场大火，城堡被焚，宴会厅烧得只剩下了框架。自此以后，这里杂草丛生、空无一人，荒废了十余年。

那天下午，我们到达帕罗尼拉公园。拾阶而上，走到一处坡地。但见一

幢楼房形似炮楼，没有屋顶，墙体破落，心生疑惑。后来才知，这里就是城堡宴会厅原址。本来挂旋转球的地方，虽然也有玻璃球垂挂，但看上去去了无生气。走下缓坡，就是美纳溪，瀑布飞流直下，声震峡谷。当年，为了城堡照明，荷西突发奇想，决定试验用水力发电，结果大获成功，他也因此成为北昆士兰的水力发电机先驱。现在的美纳溪畔，风景依然旖旎，溪水清澈，鱼翔浅底。那些不知名的黑色鱼儿，足有一尺多长。我们撒下鱼

饵，鱼儿跳跃争抢，清流顿成浊水。在城堡西侧，有一条铺满青苔的“情人路”，“情人路”的尽头通往“爱情隧道”。这条隧道，据说是荷西专为妻子设计的。当年，“爱情隧道”曲径通幽、情人依依，是城堡公园里最浪漫的地方。而今，这里已变成了蝙蝠的乐园。有生物学家统计称，隧道里至少藏有两千只蝙蝠！这个数字，听得我头皮发麻……走过隧道，我好奇地向里张望，但见无数蝙蝠在黑暗中飞舞、奔忙。

荒芜的帕罗尼拉公园再次引起注意，是在1993年。那一年，美国企业家马克·埃文斯与妻子旅游至此，发现了这个秘境。他们被荷西的故事所吸引，决定买下土地，归隐山林，延续荷西的梦想。经简单修复，公园终于对外开放。现在，这里保持着公园原生态，房屋、露台和草地等均未经大规模的粉饰和改造，已成为澳洲的网红打卡地，Twins组合就在此拍过写真集。那天晚上，为了欣赏城堡灯光秀，我们一众游客在公园门口会合。这时，一位老人走来，向大家介绍公园全貌，并感谢大家前来。他说，这是对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贡献。我本以为，他是一位普通的讲解志愿者——在澳洲，这样的志愿者老人随处可见。哪知道，待他走后，旁边一位游客悄悄地说，他叫“埃文斯”。

夜幕降临，城堡灯光秀如期开启。伴随着美妙的古典音乐旋律，变幻的灯光照射在城堡建筑上，忽明忽暗，流光溢彩。忽然，一段熟悉的音乐声响起，女儿说，听，是小提琴协奏曲《梁祝》！一时间，我竟分不清，这帕罗尼拉公园，到底是在澳洲，还是在中国……

踏入三亚山海碎碟博物馆，仿佛开启了与海洋精灵的奇妙邂逅。此空间被碎碟的光芒照亮，也在我心中点亮了对海洋珍宝的新认知。

展厅中央，一件巨大的碎碟标本静卧着，宛如一位从深海归来的古老使者。它那厚实的外壳，纹理如画，细腻而深邃，每一圈都刻录着岁月的密语。那些纹路是大海的指纹，独一无二，诉说着无尽的故事。我凝视着，想象着它在深海中经历的风浪与变迁。

展厅里各类碎碟及其制品琳琅满目，有的似欲飞的海鸟，灵动活泼；有的如深海中摇曳的珊瑚，绚丽多姿。其中一对碎碟手镯特别引人注目，圆润光滑，闪耀着柔和的光泽。戴上它们，仿佛与海洋的脉搏相连。那一刻，我深切体会到了人与自然的奇妙交融。

边走边看，我也了解到碎碟面临的生存挑战，博物馆在提醒我们保护海洋、守护碎碟的紧迫。

说砗磲

潘与庆

父亲爱种树，那时门前屋后，都是水杉、栎树、构树、柳树，站在房子周围，每天低头不见抬头见，以致很多年里，我觉得树是父亲的分身。

水杉最多，高高的直直的，春天长出轻柔的绿叶，像一个个幼嫩的小手掌。秋天叶落，会变成绣红。门前有一棵大树，江汉平原的夏溽热难耐，在这棵树下乘凉最佳。构树结红红的果，毛绒球一样，鸟雀爱吃。在《山海经》里看到“构”，还是吃了一惊，这么稀松平常的树，竟然如此古老。栎树会开紫色的小花，结椭圆形的小果，不知栎树会用来做什么。应该还有一棵臭椿树，树瘤处会长琥珀一样的“月亮屁”。这种树容易招惹黄绿的毛辣子，手一碰，人立马疼得进入抓狂模式。屋后还种过一棵桃树，到第三年，还结了桃子。

打捞记忆，像素渐渐高清。想起来，屋后还有一棵桑葚，不高，暮春桑葚成熟，黑红的，甜中带酸。还有一丛竹子，一直长着。竹子旁边有一大丛芭蕉。有一次，父亲挖出芭蕉硕大的根块，交给母亲炖排骨，芭蕉粉糯清甜，的确是美味。而我一直盼着芭蕉开花结芭蕉，奈何一到霜冻时节，芭蕉

就憔悴不堪。还有一棵枫杨树，四月会结出长长的绿玉串，风中摇摇摆摆，姗姗可爱。我和二哥取几条下来，在地上摆字玩。

父亲偏爱那些能进入建筑体系的树木。比如水杉，他从荷塘捞起成堆成堆的水草，铺在每棵水杉树的根部，说这样树会长得很好。水杉好像很听话似的，每年都卖力地长

高长粗。长到十几米高时，锯下，削枝，沉入池塘，浸泡两三年，捞起，晒干，最后成为墙柱、梁柱。

只是，砍树时，树会疼吗？父亲每次砍树时，都会叫我离远一些。他挥起斧子，砍向树根，一时飞溅起白色的木屑，远远地能闻到树的气味，不是叶子的气息，也不是干木的味道，好像来自树的内部。树倒下时，哗的一声，夹杂着树枝折断声和缓冲声，最后是重重的急速的碰撞声。天空瞬时变得敞亮而空旷，有点晃眼睛。好几天，因为一棵树的离开，我会比砍树更多的怅然若失。树支撑着高举着的天空，好像才是天空，是家周围的天空。

小时候，世界如天长地久一般存在，父亲需要仰视才能看见他的面容。有几次，我把父亲当树爬，从小腿往上，一直爬到腰部，从高处看到

的，终究不一样。但不知什么时候，那些坚固的尺寸和比例发生了变化，父亲变矮了，房子变小了，村里的路变窄了，汉江也并非宽阔无边。

也不知父亲珍惜的

木材现在何处，也不知当年的树木，是不是留下了很多种子，仍在那片土地或者更广阔的地方，生根发芽，生生不息。清晨，在菜市看到一把把的柳条，远远闻到清苦气息。“柳令人感”，柳是从《诗经》里传到现在的想念吧。

那时，上海的业余围棋升段

编者按：从小到大，我们手握不少证书、徽章。它们串联起我们的经历，也成为一种“证”明——人生值得！

学习成长过程中会考很多证书，最早经历这些关卡的孩子中，一定有像我这样学围棋的。由中国围棋协会颁发的这张业余围棋段位证书，承载着每一个棋童的梦想。

我的业余围棋段位证书，静静地躺在家里的抽屉里。这张薄薄的纸头中央，印着一个大大的红色阿拉伯数字，代表着他小时候学棋辛勤付出后的回报。每次捧起这张纸，从4段到5段的考证经历，依然是鲜活的记忆。

我出生在上海，5岁开始学棋。对小棋手来说，业余升段赛就是检验自己围棋水平的专业考试。升段考通过后，凭上一个

段位的证书原件换取下一个段位的证书，看着证书上的数字从1段、2段、3段、4段到5段，每个学棋孩子的心里，都有一个拾阶向上的梦想，希望早一天能在棋枰上变得更强，并得到专业的认可。

那时，上海的业余围棋升段

赛一年有两次，升段名额有限。天津路上的应氏大厦，经常办升段赛。那里是应昌期围棋教育基金会的办公地，也是应氏杯、倡棋杯等围棋世界大赛、职业大赛的举办地，小时候经过时，觉得这幢矗立在市中心的大厦非常高，后来去那里参加升段赛，感觉自己走进了围棋的殿堂。2011年3月那次升段赛，参

加的考生挺多，考场的房间类似学校教室那种，每间教室里摆放了十几二十张桌子，能容纳近40人。当时我7岁，不少来参加升段赛的孩子都比我年长一些。前6盘棋，我赢了4盘，按照规则再赢一盘就可以从4段升至5段。最后一盘棋，当时我形势不

错，结果收气时却没收好，原本比对手快两三气的，最后却比对手慢了一气，将胜果拱手送出。这次升段考就没有通过。

最后这盘棋我原本要赢的，但对杀的时候却没下好，因此有种特别遗憾的感觉，就差了那么一点。无奈，我又等了半年，下一次升段考，我下了6盘棋，其中5盘获胜，如愿升到5段。

人生常大考

王星昊

如今，我是一名职业棋手。回顾小时候这段考证的经历，一次次踏入升段赛场，一盘盘与对手激情搏杀，其实对我成长为职业棋手帮助很大。虽然说定段赛和业余升段赛的水平不一样，但经历最后一盘“赢就升段、输就原地踏步”的心路起伏，这种面临人生大考时的感受是相通的。而且，定段赛若是差一盘，还要再等上一年。多一些这样的经历，对我作为棋手的成长，肯定是有好处的。因为只有经历过最后关头的失败，才能总结得更深刻，才会有彻悟后的成长。（作者系围棋世界冠军，同里天元赛新天元）

来上海除了生活工作，还可以不断学习进步。请看明日日本栏。

十日谈

人生的“证明”
责编：华心怡



窗台小花园
(插画) 董培培

用烟火气迎接夏的热烈

王丽娜

彼时，江南的餐桌上总是有着一碗蚕豆糯米饭。糯米淘洗得莹润如玉，掺了碧绿的蚕豆，胭脂红的咸肉，记忆中的这碗“立夏饭”，要在大灶烧方得真味。糯米下锅，盖紧木盖，柴火的温热慢慢融进锅中。咸肉的油脂渗进糯米肌理，粒粒糯米吸饱了蚕豆的清甜。糯米吃透肉香，犹如人家过日子一般，在寻常中得到滋味。掀开钢盖的刹那，镬气里漫开咸香，饭里的油润鲜香见证着灶火的光阴。我们吃的不仅是食物，更是对时节的虔诚致敬。

立夏时，记忆中总少不了蛋。主妇们用丝线编成彩网兜住蛋，孩子们在石桥边碰蛋嬉戏。开心的笑声经常在耳边回响，当然最爱的还是竹篮里躺着的褐红茶叶蛋。妈妈偏爱用粗茶来烧茶叶蛋，她说粗茶经得起熬煮。八角、桂皮扔进锅里，再添几勺陈年酱油，汤色便如琥珀般透亮。鸡蛋要煮七分熟，捞出来在凉水里滚两圈，蛋壳便裂出蛛网状的细纹。回锅再煮时，妈妈会往锅里丢几颗冰糖，看它们在汤汁里化出小漩涡，糖的甜、茶的苦、香料的辛，便顺着裂纹渗进蛋白里，连蛋黄都染成了浅褐色。我总爱拿着茶叶蛋，挑选哪个裂纹最美；举着蛋在阳光下照，看光线透过裂缝在掌心织出花纹。妈妈便笑着说：“裂纹越深，福气越满。”

那时不懂这话的深意，只觉得剥开蛋壳，便仿佛剥开整个夏天的期待。老人们常说，立夏吃了茶叶蛋，整个夏天都不会疰夏，身体会健健康康的。这些带着草木香的食物，原是节气写给人间的情书。

如今在城市里过立夏，超市的冷柜里也有真空包装的糯米饭和茶叶蛋，可撕开包装时，总少了那股柴火灶的烟火气。

美食是用朴素的食材熬煮出的岁月深情。立夏，用一碗烟火气，接住春天的尾声，迎向夏日的热烈。

